

长篇反村霸小说

欠泪难还

邓翔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欠泪难还

邓翔
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欠泪难还/邓 翔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2.6

(欠字系列小说丛书)

ISBN 7-228-07282-0

I. 欠… II. 邓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1150 号

责任编辑:丁 璇

封面设计:刘梁伟

责任校对:向 宁 何岑甫

欠泪难还

邓 翔 著

出 版:新疆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
邮 编:830001

发 行:新疆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14

字 数:350 千字

版 次: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8000 册

ISBN 7-228-07282-0/I·2604 定价(全三册):71.40 元

穿过西川平原再往南行，有个叫雨州的地方，是座古老而优美的城市。

四周青翠的雨州城，深深地窝在群山之中，显出十分奇特神秘。一山横在东面的蓝天，其形好似一列从低处飞向高空的火车忽地定格在视野，又宛如顽皮的孩子在天幕上随意画了蓝蓝的从细至粗的一笔。这山叫“始阳山”，是雨州人的晴雨表，只要看顶峰上的云朵，就知道阴晴圆缺，于是人们就有了一天的安排。与始阳山遥对的西面是更为高峻的大青山，当朝日从始阳山升起，耗尽它一天的能量，缓缓滑到西山背后时，雨州城便被夜幕包裹起来，天就黑尽了。雨州人想象力不比科幻家们差，他们望着那轮火球落下去，又望着天黑了，就据此给西面山取了个好名儿：落望山。雨州的山，大山套小山，葱葱茏茏藏龙卧虎，更有无尽的宝藏让人沉迷、寻访。雨州的水，除一条碧波浩荡的雅河奔流不息外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河流从山峦中走来，有的咆哮，有的柔情，有的如圆镜般放

在草丛边，等待姑娘照影梳妆。

雨州不但山美水美，其人儿更美。有人形容雨州的大姑娘，说是：“嫩得一碰就要出水来。”本书就专说一雨州女人，这女人就叫水儿，一个美得让一些人疯，让一些人死，让一些人忧郁的女人。

水儿死了。五天前死于自杀。

雨州人都说水儿死得惨，死得烈，死得全雨州所有的女人都为之自豪。

水儿的父亲顾天辉是在水儿葬礼这天从海南飞回到雨州的。

顾天辉在海南有片偌大的橡胶园，价值数千万元，是个从割胶到产胶一条龙、配套设施完备的橡胶生产企业。这个出胶率高，生产兴旺的胶园曾是炙手可热的宝贝，许多同行业的企业家垂涎三尺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把它抢过来，谋取更大的利益。园主顾天辉曾发誓绝不让这些见宝眼红的老板们抢走它，他硬着粗脖子，瞪圆一双有些发黄的眼珠对别人吼：随你们软的硬的，红道黑道，什么五马六道，休想从我手中弄走它，除非你们杀了我！然而，事隔不久，他的誓言就被自己击碎了，现在这美丽如画的橡胶园已属别人，而且转卖的手续已办好。从祖国西南偏僻小镇怀揣变相卖女所得二万元，来海南闯天下数年的顾天辉完全可以再发展，完全可以再继续做他大发大贵的梦，

可他却要离开这个渗透了他的汗水、渗透他的心血，织满了美梦的地方。

这天，顾天辉还不知道雨州的水儿已香消玉陨，胶园的工人们拿了他发给的最后工资，卷起铺盖，拿了杂物，说些牢骚话，一轰而散了。昔日热闹的胶园顿时冷清下来，像是死寂的坟场。那一溜长长的工棚像一条死硬了的黑色长虫，整片整片的胶林在暮色中透出幽绿的光，气氛显得萧飒而凄凉。

静悄悄的橡胶园显出些神秘色彩，在那座气派的别墅大门前，停放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还有两个孔武的青年小伙，两腿分开，两手背在身后，像铁柱似的焊在那儿。他俩是顾天辉的保镖，正为老板站岗放哨，让顾天辉同他的红颜知己素萍顺利进行最后的晚餐。这时，天色已晚，橡胶园里泛起一片银色雾气，且慢慢弥漫开来，园里的景物一派朦胧。

顾天辉的最后晚餐没有旁人参与，就和素萍共饮。餐不设在饭厅或客厅，却摆在卧室。卧室里气氛温馨，翠绿的窗幔低垂，整个屋子浸润在柔和的红融融的光辉中，在豪华的席梦思床前的粉墙下的餐桌上，酒菜已经狼藉了，此时，顾天辉和素萍的最后一道餐已在床上开始了。顾天辉笨重而粗糙的躯体压在女人白嫩光润的身上，双手捧着她那对美妙绝伦的粉山一边搓揉，一边用他的舌弹齿咬，其力道和劲道恰到好处，弄得女人发出阵阵欢快的呻吟……

该做的都做了，现在该是大家摊牌的时候了。比女郎大近三十岁的顾天辉把一叠百元钞票放在女郎的两腿间，操着川味京味并带海水味的腔调道：“萍，留着用吧，今后我回老家了，就……”女人听了便呜呜地哭了，男人便好言相劝，还抽出香喷喷的手绢为她擦泪，可女人哭得更厉害，边哭边道：“哦，你把我当成叫花子了？！你这没良心的，还说我是你的什么知己了，宝贝心肝了！呜呜……”女人哭着说着抓起那叠百元大票狠狠扔在地上。顾天辉没有恼怒，仍然和颜悦色地道：“素萍，素萍，有话好好说嘛！你知道的，要不是为我那可怜的女儿，我是绝不会卖掉这胶园的，我也不会离开你的。”说毕叹了口气又道：“唉——我欠她的太多了……”

生活对每个人既是公平的，可能又是不公平的。素萍是湖北某县城姑娘，父亲是小学教师，她母亲是另一个县城的纺织工人。夫妻两地分居，以其父的能力一直无法解决鸳鸯两分飞问题。在逆境中长大的素萍有些志气，但她对钱的认识太早了些，她暗暗对自己说，走着瞧吧，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读大学，一定要挣大钱。她勤奋学习天天向上，把未来的理想和美梦都倾注在书本中。到了她读完高中时，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可是这时，她家的经济完全崩溃了，读大学需要一笔她父亲无法解决的费用。素萍四处奔走在要好的且富有的女同学间，天真地想得到她们的

帮助，以圆她的大学梦。真还有个同学将她带进这梦境，但当她的梦醒了时，才知道是场噩梦。那位同学给她介绍了年轻的老板，说他是大善人，又有钱，又爱帮助人。素萍半信半疑地见到了那年轻的老板，她想能得到他的帮助就好，不行的话就走。那老板见了她很高兴，说：素萍你很有志气，我很佩服你！你的事，我一定帮忙！素萍听了很高兴，就问，你真的能帮我吗？那老板说，我不但要帮你，而且送佛还要送到西天，我帮忙就要帮到底——我送你读厦门大学怎样？以后的事便顺理成章。素萍记得在和他几次来往后，有一次请她去餐馆吃晚饭，在那男人一番肉麻的，但她听起来可特别受用的话后，她忘情地喝了好些甜甜的葡萄酒，后来就感到头有些晕，身子轻飘飘的，最后干脆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此后，素萍就彻底堕落了，她凭着她高挑的个儿，漂亮的脸蛋做了“三陪”。她知道做这种生意很危险，有朝一日不得绝症也有被抓进监狱的可能。所以，她在众多的客人中寻找，想寻找一个满意的老板嫁人。她看中了顾天辉，虽说顾天辉老些，但条件均好。自从和顾天辉好上后，她再去作那种事了，打算和他过一辈子，如果肚子争气的话，还想给他生个胖小子呢！她把自己完全交给了顾老板。现在，顾天辉想用这点钱打发她，她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她虽然还年轻漂亮，可她的心已经苍老了，她得紧紧抓住顾天辉这根通往美满生活的纤绳，生怕

一不小心就滑脱了。

当顾天辉还喋喋不休地劝说她的时候，素萍便圆瞪了杏眼哭叫道：“你别假了，为了女儿，你可以作任何牺牲，我喃？我怎么办呢？！我是你嘴里的口香糖？咬腻了就吐？我是你杯子里的茶，喝白了就倒？你真狠……”女人说着说着就吐出一句让人心惊肉跳的话来：“想扔掉我，没那么容易！只要你敢甩了我，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顾天辉咂咂嘴搓着两只肥厚的手掌，他已松泡泡的酱黄色的圆脸上的那对眼珠荡漾着惶恐之光。素萍这人的脾气，他顾天辉是知道的，柔顺时她可能像只乖乖的小绵羊，倔犟时可能是头谁也驯服不了的蛮牛。据现在的情况看来，他原来的打算不得不作些修改。顾天辉很后悔当初所做的事，特别是在家乡小镇所做的一切，导致了他家庭破裂，导致了他女儿的悲剧……

以前，顾天辉在他发迹的家乡小镇，由于自己鬼迷心窍去豪赌，把家当彻底“洗白”了，老婆疯癫跳水而死，也变相把女儿水儿卖了，拿了杜天麻的两万元到海南闯天下。顾天辉和许多不辞千辛万苦来此地的淘金者一样，满怀信心而来，垂头丧气而归。不同的是顾天辉经受住了生活的折磨和考验，尽管两万元用得精光，不但没有发财，反而还有当乞丐或者饿死街头的可能。但顾天辉有山里人那种坚韧的耐性，有农民的朴实和狡黠，逆境对他来说乃是意志的体现，

他不仅挺住了，并且还找到了一份工作——在邓老板的橡胶园当产业工人。顾天辉的脑子是够用的，慢慢地从不懂到懂直到精通。橡胶园主邓老板是早年来此闯天下的“川耗子”，人很精明鬼点子多，三刨两爪几年就大发了。他特别看重川人，觉得他们吃苦耐劳肯干，特别讨厌这儿的土著人，因为他们爱吹牛皮说大话，懒惰小心眼又想发财，见了外地来打工的人就像见了八辈子仇人似的，总认为外地人来抢了他们的财富。邓老板对顾天辉很看重，叫他做了工头。顾天辉巴结邓老板几乎是百依百顺。邓老板说一句，他便毕恭毕敬地点一下头，办起事来风风火火，工作效率颇高。他当初当老板的时候就喜欢这种人，他相信邓老板会赏识他。不到两年顾天辉就成了邓的总经理助理。邓老板知道他的过去（这是顾天辉刚来不久后有意告诉他的），所以非常同情他的遭遇，故一有机会便重用他。

不久，命运之神又向他走来，顾天辉把握住了这次机会——邓老板要到美国去发展，想把这橡胶园交给顾管理，但担心他不可靠，特别是赌。顾天辉知道了这消息，主动找比自己小几岁的邓表白道：“邓总，您老人家一直爱护我，栽培我，重用我，就是不放心我这双从前爱赌的手，我发了誓的，死也不会再赌了……”邓老板不等顾说完便打断道：“不一定，很多人都这样说过，手上没赌，心上在赌！现在你没有这条

件，或者说没有钱罢了。”顾天辉望着邓老板摇头和冷笑，他知道如果得不到邓的信任，等于就失去了他到海南实现梦想的希望，他决不能轻易失去这次通往梦想的机会，他必须把握好这次机会。他淡淡地对邓说：“邓总，我是条汉子，我会让您知道的。”顾天辉说毕便走了。过了一阵，邓就听见厨房里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邓的心里抖了一下，但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带了助手们跑去厨房看。眼前的惨景让大家惊得张嘴瞪目说不出话来：一脸蜡黄扭曲的顾天辉，紧咬牙关，右手握着把滴血的菜刀，左手掌放在血淋淋的菜板上，食指中指无名指被切断，齐齐地与小指并列了。邓老板上牙打下牙地颤声说：“顾、顾、顾天辉，你在做、做啥哟？！”又对助手道，“赶快送医院！”

顾天辉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三根指头都接好了，但留下些难看的疤痕和吹风下雨就痛的后遗症。但他赢得了邓的信任，赢得了这片橡胶园。邓老板临去美国前对顾天辉说：“我成全你，决定把这企业交给你管理，利润二一添作五……”顾天辉扑通给邓跪下哭道：“邓老板，您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二辈子变牛变马来报答您哟……”顾天辉苦苦经营着这片橡胶园，慢慢地发了，且拥有了自己的一片橡胶园。当然，大富大贵的顾天辉紧记赌对他的毁灭性打击，的确不沾赌了。但作为一个五十多岁的大男人，想做那种事的欲望之火常常让他不能自己。顾天辉几

乎忘了在独闯海南之前许下的宏愿——功成名就后便回家乡对女儿补偿他做父亲的爱。要不是数天前，在某城碰上了来海南找他近半年的五根和大鼻子，他几乎忘了他苦命的乖乖女水儿了。当五根和大鼻子告诉他，至他离开家乡小镇后，水儿遇到的种种经历和遭遇，顾天辉大放悲声。他决定卖了橡胶园，回家乡找女儿，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。他决定不和素萍再纠缠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顾天辉无可奈何地道：“素萍，别哭了，我带你一块走，行了吧？”躺在床上哭着的素萍听了这话，定定地望着男人，见他样子是真心诚意的，就破涕为笑了。

顾天辉还没赶回家，他已三年未见面的女儿水儿，在几天前，不是传闻而是真真实实地死了。

水儿才二十二岁便香消玉陨。她美貌、善良、温柔。她在这贫瘠的山村，在受尽了生活的苦难和折磨后，闭上了她明丽如春的大眼睛。她娇妍如桃花的脸庞和她优美的躯体，都随着她的死灰飞烟灭了。她的死让偏僻的山村震荡，因为水儿在死之前做了一件与她一贯性格不符的事，她敢于去行刺如土皇帝似的胡乡长。水儿的死，让官复原职的山又春乡长重重地叹息，更让美术教师李华痛不欲生，他爱她就如爱他的绘画到了痴迷的境界。水儿的死，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
安葬水儿的仪式和当初安葬她名正言顺的丈夫杜天麻一样，不同的是看的人特别的多，还有办丧事的钱是村民自愿凑的，山又春乡长主持葬礼，再就是她曾经相好过的杀猪匠高明、美术教师李华为她披麻带孝，许多同情水儿的山民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学城里人表达哀思的方式——在左臂上戴上一朵白惨惨的纸花。但也有人暗地里骂：妈的，死一个烂货，你们就都疯了！……还有不堪入耳的，特别是贺村长的老婆宝珍、胡乡长的老婆白豆花更是骂得个开花。但是，当初受过贺、胡骗整过水儿有着粗犷和正直善良稟性的山民们已经厌恶她们了，都倾巢而出为水儿送行，如蚂蚁般的人群在红岩岭下的荒草坡上涌动，花花麻麻一片。这是冬末初春的季节，荒草坡上的树枝才冒出点点嫩黄，褐红色的泥土上千黄了的败草丛油然有了簇簇新苗，其间偶尔有了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儿星星点点地闪耀。冷的山风不时怪叫着“噓噓”刮来，红岩岭常青的林木便荡起层层暗绿的波澜。山民裹着老蓝老黑笨重的冬衣，顶着寒风或蹲或站或靠地观看葬礼。葬礼在官复原职的山又春乡长的主持下顺利进行，每一个程序都做到恰到好处，既保持了坚硬得让人头疼的山乡习俗，又不失现代文明特色。葬礼中最刺激的要数放炮，炮是山里自做的铁崩子，十分响亮。水儿二十二岁终，就放了二十二火，火火如炸弹开了花，天崩地裂地巨响让山摇地晃，鸟儿们吓得扑扑乱飞呱

呱直叫，惊得满坡如蚂蚁般的人们捂耳张嘴心跳不已。当葬礼完毕，山民们踢着尘土漫向远远近近的林间和房舍时，就看见坡上四堆坟，有三堆是杜天麻、杜老太婆和义犬来富的，黄中带青浅浅的小草像发毛似的耷拉在坟头，坟包周围已破损不堪，露出些大大小小的黑孔，孔里面涌出暗绿色的液体，散发着土腥味。它们仿佛已历千年风雨，其实它们才一年多的墓龄。墓龄虽短，坟肚里包藏着许多辛酸的内容。还有一堆是水儿的新坟，和她的义犬紧挨着。一大堆黄表纸燃尽，变成漫天飞舞的黑蝴蝶，它们的翅膀像被狂风折断了，就偏偏倒倒满满地坠下来，但都落在水儿的坟上，像吻着难以瞑目的灵魂。几个男人闷声哽气的哭泣中夹杂着女人流畅的哭叫声——坟前站着不愿离去仍在哀悼美丽姑娘的美术教师李华、阳刚十足的杀猪匠高明和他的肥妹，以及几个和水儿友善的男女。山又春离着他们一些距离站在那儿望着，他的心情还要复杂些。他想到水儿到山村后的遭遇，心里便沉沉的。这时，他看见李华眼泪婆娑地在坟头铺上一大张白纸，又拿出画笔和颜料，叫一声水儿画一笔。

那是一幅水儿的水彩画，线条优美，布局合理，浓淡有致，色彩凝重却不失绚丽。远景是淡淡丹青染就若隐若现的、云遮雾绕的、起伏连绵的山峦，中景是一片桃花林，灿灿烂烂，灼灼如火燃烧，桃林侧不远处的荒草丛和怪石旁，有几个相貌丑陋、贼眉鼠眼

的男人在偷窥着，近景是站在桃林前的水儿，她亭亭玉立站在脚板村的苍子河前。她的穿着并不华丽，是现代农村和城市的结合，既不土也不洋，恰到好处衬托着她白里透着淡淡的桃红的脸，整个人艳丽而不俗气，但她那双乌黑的眸子带着哀婉，迷离地望着遥远的天际。李华的画技虽不敢恭维，可他在用心画、用泪画、用他的情画，应该说是从他学画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了。画毕，在空白处提了个“思”字作为画题。不知他是出于什么心理，环视左右后却莫名其妙地对着水儿的坟头问道：“我画得还行吗？”山又春本来有些想法，怕他继续犯傻劲却笑道：“不怎么样，让我看，它是中国，不，是全世界最臭的一幅画了！”李华愣了一下道：“对，对，你说得太对了！”他忽地叫声“水儿啊水儿！”又是一阵狂笑傻笑加苦笑，说不清他是什么意思的笑，毕了又冷笑几声，抓起画笔和颜料扔得满天飞，接着又要撕他那幅“思”的杰作了。山又春赶紧将他抱住，高明、肥妹、张二嫂等人一边劝一边夺那画。正争嚷之间，猛听见身后有人高叫一声：“慢！”那声音沙哑而凄切，闷声闷气得像是从大瓮坛里憋出来的嗡嗡声。大家转身便看见一个五十多岁、西装革履的男人跌跌绊绊地走来了，后面跟着个走得气喘吁吁容貌姣好衣着时髦的艳妇。那人是顾天辉，跟在他身后的是素萍。

顾天辉走拢便道：“我是水儿的爸爸！”

“你就是水儿的爸爸?!”大家注目青年女人片刻，就把目光聚集在顾天辉那张被岁月沧桑刻满深深皱纹的脸，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对，我和他爸一块来看水儿的!”素萍仿佛怕别人不知道她的身份似的，赶紧补充道。大家又把目光照在她艳丽的脸的时候，就咀嚼着亡灵的过去和现在。有时回忆好似一贴止痛膏，贴上它似乎要好受些。李华的那幅“思”的水彩画铺在了坟头，大家站在它的面前凝视，一派肃穆的气氛。这时从村前的苍子河里刮起一阵狂风，那风挟着一道紫烟滚滚而来，草与树一起一伏像在磕头跪拜，红岩岭的常青林掀起层层蓝色波浪，强烈的“哗哗”之声仿佛号哭。忽地那带紫烟的狂风将坟头上的画卷了起来，飘得远远的，慢慢消失了。大家惊得“啊”地叫成一片。正在惊奇之际，风止山静了，这时，远远传来悠悠荡荡的歌声，慢慢地歌声渐真切，且越来越响亮，仿佛天地也在鸣唱。这时候，他们看见了一片火红的桃林，灿灿烂烂，天上的云朵也红，像朵朵硕大的桃花盛开在满天，身着白衣白裙乌发飘逸的水儿从桃花里款款地向他们走来……

水儿到过雨州几次，听男朋友罗波讲过这城市，她喜欢这地方，更喜欢听它的故事。由于现在的心情不同，水儿和罗波这次到雨州，就和以前大不一样。

以前她和罗波在游山玩水中，听了精彩的故事便有许多好奇和刨根到底的问题；见了好的景致就情不自禁地叫：“啊，啊，真美呀！”显出她纯情少女天真烂漫与无忧无虑来。这次，她更多的是愁眉紧锁地与罗波谈婚姻大事，她没有以前爱笑了，也许家里出了点事，她怕心爱的男人飞了。

那天他俩去玩了城郊的“凡鸟寺”。

“凡鸟寺”在雨州城往北行的官道旁，隔一带农田农房便是座葱葱郁郁的山峦，谁也想不到这含翠欲滴的山中竟藏着一座古香古色的房屋。这房屋里有几个老尼姑，都是古稀年纪，却能挑水种菜，纺线织布，而大多数中年和年轻的僧尼是这庵堂的主要劳动力，她们不仅要按时诵课，还要做各种笨重的事，还要接待来这里游玩的客人。游人来了，可以转山赏景，可以在凉亭中喝茶，可以吃僧尼做的味道鲜美的斋饭。站在这山顶，可以一览雨州全貌，让你感到城市丑陋渺小，人置山中心旷神怡而欲仙欲飞。水儿与罗波在凉亭喝茶，发现倒茶的青年尼姑眉目清秀且身段优雅，听说还是个大學生，就感到奇怪，漂漂亮亮的年轻女孩为何要出家，享受这种敲钟念经做粗活吃粗粮的生活，让青春在古佛青灯前流逝？水儿与僧尼攀谈了几句表达了她的惋惜之情，那年轻尼姑告诉她：人与人不同，花有几样红，人与花木同，花无百日红，凡心当远去，心静在山中。说毕，僧尼再不与水儿搭话只